

February 2017

Art Investment

'回歸人最原初的情感 專訪法國藝術家梅洛'

EXHIBITION

回歸人最原初的情感

專訪法國藝術家梅洛

文 | 林琬嫻 圖 | 馬凌畫廊

闊別香港3年的這個冬季，馬凌畫廊再次迎來法國當代藝術家法比安·梅洛（Fabien Mérelle）的展覽（展期至2月3日），展出一系列雕塑、水彩與水墨畫作。一如以往梅洛以帶點詼諧的創作手法，探討對社會的期望與文化，他的作品往往切合藝術家本身隱喻的奇異與荒謬情景。梅洛運用墨水與水彩營造出夢幻境界，讓觀眾近距離一窺他充滿奇想的個人世界。展覽的主題是他與親人，尤其是和父親之間不斷成長的關係。《典藏投資》藉此機會訪問法比安·梅洛，詳談他的創作裡所呈現的個人的喜



法比安·梅洛《Crocodile》·墨水、水彩畫本·42×30 cm·2016。
（Courtesy of Edouard Malingue Gallery and the artist）

悅、焦慮與恐懼。

典 這是您在香港的第二次個展，覺得這次和之前的個展於策展和挑選作品的方向有什麼區別？現在的作品和以前的作品有什麼差別？為何有此次與香港馬凌畫廊的合作機緣？

梅 對我來說，我的作品都是一樣的。我是一個日常生活的編造者。我的生活是繪畫和雕塑的主題，比起3年前第一次香港個展，這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也得到很多。表面上，作品對光的處理改變了，我比以前更喜歡利用和塑造紙張上的白色，我的作品沐浴在強烈的光線下。然而我希望雕塑比以前更柔和、更人性化，也許可說少一點超現實風格，表達出「言不在多，達意則靈」的意境。馬凌先生透過一本雜誌發現我的紙本畫作《摩西五書》。他與我聯繫，便開展了我們的合作。我不得不說，這段合作在純粹的工作關係外，是一個美麗的冒險旅程。

典 這次個展的構思是什麼呢？通過這個展覽，您想對觀眾說什麼呢？可否分享這次展覽作品的理念與價值，以及展覽題目「擁抱」和作品之間的關聯？而這個詞和您現在的生活之間有什麼聯繫嗎？

梅 展覽概念是通過圖畫和雕塑來闡述「什麼是擁抱」。我們現在生活在歐洲的困難時期，「返回人本」是我選擇克服這一切的方式。我想描述一樣看似軟弱，



法國當代藝術家法比安·梅洛在香港馬凌畫廊展覽一景。



法比安·梅洛《Flamant Rose》·墨水、水彩畫本·35×49.5 cm·2016。(Courtesy of Edouard Malingue Gallery and the artist)

梅 這樣的公共展覽有很多的交流，帶來複雜卻豐富的生活。一個藝術家必須灌輸工作夥伴同樣的激情，讓他們投入

於創作過程，以便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。如果失去這種聯繫，作品終究會反映出這失敗的一面。這樣的溝通工作彷彿是一件持續在做的作品。

典 您擁有很強烈的個人特色，如何保留在您的藝術風格裡？而什麼是您最近感興趣的事物和未來計畫？

梅 我並不尋求風格，我一直在作畫，有如說話一樣自然。我們擁有不同的聲音，而我不試圖修改它。我清楚且接受自己，並在作品中盡可能反映真實的我。我的未來計畫是繼續現行的工作，讓我的畫投射到更大的空間，甚至超過預期，允許觀眾沉浸在我的世界裡。所以我認為影像是一個有趣的媒介，我嘗試做出獨特的作品。

典 作為年輕的當代藝術家，什麼是您覺得自己最突出的地方？您會給有心從事當代創作的藝術家什麼建議？

梅 每位藝術家都是不同的。我給的建議是：如果他／她是真誠地對待工作，那他／她就會是獨一無二的。我們如果知道自己的身分和使命，這會使我們快樂，不試圖滿足其他人。試圖說什麼是必要的，但請遠離表面的藝術——那是些只為裝飾牆壁而造的作品。一個重要的作品會包括生命、愛和死亡；沒什麼革命性的，沒有什麼新的，這皆是人的基本。

典 對於亞洲各區域百花齊放的雕塑創作，有沒有讓您惺惺相惜的藝術家，或是很欣賞的雕塑作品？

梅 當然有，如艾未未、劉韡和劉勃麟的某些作品。這還只是比較有名的藝術家。中國雕塑正在往各個方向發展，雕塑家嘗試不同的東西，尤為出色的是對新物料的運用。它也帶給我無窮的樂趣。我對那裡發生的事很感興趣。還有一位我在巴黎發現的年輕藝術家——孫雪，我很欣賞她作品中的細膩。另外，我也在首爾發現了創作大型雕塑的文化。近期比較啟發我的是那些從歐洲中世紀開始的木材繪畫作品，還有市集裡的藝術等，這些盡不相同的事情，讓我也想融入到我的作品之中。📌

卻擁有最強大力量的東西——擁抱我們所愛。我試圖探索這個主題的所有複雜性，擁抱一個人有時會使他們窒息。即使我們的原意不是這樣。那是因為害怕看到他們消失而抓緊他們。我的父親和我相隔30年，我希望他能繼續活一段很長的時間；但作為兒子，我害怕面對他的年齡、怕他會消失。通過這種表演，在我和父親的擁抱中倒模，我希望留住時間，防止我們的身體衰老和死亡，然後我想分享這個擁抱。這就是為什麼我把雕塑分開，向觀眾展示雕塑的深層，那裡包含了很多的細膩和焦慮。

典 您在12年前曾遠赴中國西安美術學院深造，可以分享當初跟現在您對於藝術的看法，以及畫畫風格有什麼不同之處？順便談談您在西安的學習和生活經驗對您創作的影響。

梅 這樣的歷練於我對藝術的看法和畫畫的風格，和過往有著很大的分別。西安是我旅行的開始，在那裡，我學習到如何與自己一起生活，同時學習中國傳統山水畫的基礎。陝西的風景豐富了我的作品。我嘗試過那崇高的材料——墨水提供的所有可能性。今天，我還沒有用盡在那裡學到的全部。

典 您的創作跨及不同媒介，涉足不同領域，這有否影響您的創作方法？您又如何定位自己的創作呢？

梅 我的畫作來自雕塑，而雕塑來自圖畫，最後影像作品則很快地完成了這個合奏。但作品的核心始終是繪圖。雕塑允許我把體積帶到畫作，以便更好地理解形象。而畫作則允許我把這些雕塑放入空間，猶如一張白紙上。我喜歡處在我的畫作周圍，好比圍繞著我的雕塑空間。

典 在創作大型藝術品時，如3年前在香港做公共展覽的大型雕塑《摩西五書》，您如何協調各方面的配合？